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十九年

第一一四八次会议

一九六四年九月十四日

纽约

目次

	页次
临时议程(S/Agenda/1148).....	1
通过议程.....	1
一九六四年九月三日马来西亚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5930).....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一百四十八次会议

一九六四年九月十四日星期一上午十时三十分在纽约举行

主席： P.D. 莫罗佐夫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 玻利维亚、巴西、中国、捷克斯洛伐克、法国、象牙海岸、摩洛哥、挪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临时议程 (S/Agenda/1148)

1. 通过议程。
2. 一九六四年九月三日马来西亚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5930)。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一九六四年九月三日马来西亚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5930)

1. 主席：根据安理会第一一四四次及第一一四五次会议的决议，并经安理会各位代表同意，现邀请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及菲律宾的代表参加讨论。

应主席邀请，达图·伊斯梅尔(马来西亚)、苏查尔沃·宗德罗内戈罗先生(印度尼西亚)和 J.C. 卡博尔哈先生(菲律宾)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2. 主席：名单上的第一个发言人是马来西亚代表，现在请他发言。

3. 达图·伊斯梅尔(马来西亚)：主席先生和各位代表，感谢你们在这次辩论中再一次让我发言。谨就安理会当前的中心议题而言，我为安理会详细提供的那些事实，毫无疑问地足以证明印度尼西亚对它的和平邻邦马来西亚进行了明目张胆、不能宽恕的侵略。

4. 我遗憾地注意到，印度尼西亚在苏联的支持下，在九月十日第一一四五次会议上又一次回避了印度尼西亚的侵略这一中心议题，企图把讨论引向有关新殖民主义和革命的社会主义的一般辩论上去，否则我不会要求各位理事国代表再来听我的发言了。

5. 我在九月九日第一一四四次会议结束时所作的简短发言中说过，我不能接受把我国政府所提的指控这一中心议题岔开去的做法，这一中心议题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印度尼西亚对马来西亚进行了明目张胆的侵略。无疑，安理会也不会接受这样的做法。

6. 但是，面对针对我国尊严所作的这类故意混淆视听的发言，我认为必须把事实真相说明清楚，这是我必须尽到的责任。马来西亚的建立再一次被非议为新殖民主义的一个阴谋。我深信安理会知道马来西亚的建立并不是它今天的议题。当马来西亚人民，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决定组成马来西亚的时候，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马来西亚的建立问题。人民行使了充分的自决权，这是联合国的基本信条之一，而且已得到联合国秘书长这样一位人士的充分确认。这种自主的权利是不能推翻的，也是不可转让的。

7. 今天，马来西亚人民在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不需要他人越俎代庖，因为我们亲自从自己的土地上清除了殖民主义，马来西亚的建立本身就是一个非殖民化的重大行动。今天，威胁着马来西亚的危险

并不是殖民主义，而是一个大的新帝国主义邻国。它公然声称的政策就是要粉碎马来西亚。

8. 请允许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他们表达这个政策时所用的口气，并不是因为它特别刺耳，这方面还有其他不胜枚举的例子，而是因为这种口气在对待人的生命和国际安全的问题上达到了可笑的程度。我援引苏加诺总统在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五日的发言：

“是的，弟兄们，‘粉碎’这个词已经成为一个众所周知的词了。昨天我访问芝拉扎时，有些人用了‘吞没马来西亚’的说法。是用‘粉碎’还是用‘吞没’这个词，完全听你的便，但是我想日惹的市民还是宁可用‘粉碎’这个词的。”

很明显，问题就在于从人体解剖角度来讲，用哪个器官最为合式罢了。

9. 但是大炮已经响起了回声。促使马来西亚来到安全理事会的正是这个新帝国主义邻国所进行的侵略，——“干攘”或“粉碎”外交的威胁策略的一种表现。马来西亚到安理会来，不仅是要求维护它的领土完整和安全，而且是为了防止这种侵略行为升级为这个地区的全面战争。我无须提醒在座的各位代表，这才是摆在安理会面前的中心议题。

10. 一九五七年马来亚联邦和联合王国之间缔结的对外防御和互助协定，以及在马来西亚建立军事基地的问题被称为是新殖民主义的表现。但是，任何一个国家为了防御的目的，享有同另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结成军事联盟的主权，而马来西亚-联合王国防御协定完全是为了防御的目的。请问，这样一个防御协定是否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呢？它是否与万隆宣言¹有抵触呢？如果防御协定，象我们同联合王国所缔结的那样，以及在马来西亚有军事基地就是新殖民主义的表现，那么我认为在今天的世界上，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就有许许多多的国家，按定义来讲，都成了这种或是那种形式的新殖民主义的受害者了。

11. 印度尼西亚对于英国在马来西亚的军事基

¹ 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由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国家会议（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八日-二十四日）通过。

地大肆喧哗。请允许我指出，一九六三年八月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当时的马来西亚联邦）的政府首脑在马尼拉不仅讨论了一般的基地问题，而且还讨论了关于东南亚基地的具体问题。在这些国家的领土上设有基地并没有被认为是对“马菲印尼”的障碍。我引证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

“三国政府首脑还进一步同意，外国的基地是暂时性质的，绝不允许直接或间接地利用这些基地来颠覆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民族独立。根据万隆宣言明确表明原则，三国将不得使用集体防御设施为任何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

关于这一点，我九月十日在安全理事会会议上已说过，现在我再重复一遍：无论在马尼拉会议之前，或是以后，我们既没有利用马来西亚，也没有利用马来西亚的基地去颠覆印度尼西亚的民族独立。

12. 而且，英国在马来西亚的军事基地确实是暂时性质的，这些基地没有象在其他国家的许多外国的基地那样规定什么固定的期限，而且马来西亚作为防御协定的一方保留着在任何时候取消基地的权力。马来西亚由于印度尼西亚对它的威胁和实际上的武装进犯，不得不通过防御协定来取得英国的军事援助，但一旦马来西亚确实认为针对它的安全的一切军事威胁已完全、永久地消除，那么，它就会认为不再需要这一防御协定了。

13. 目前，在马来西亚政府的要求下，确实有英联邦的军队与马来西亚的军队一起并肩战斗，以抵御印度尼西亚的进攻。我们对他们在保卫马来西亚的战斗中遭受的损失和我们自己遭受的损失一样地感到悲痛。关于这点，我高兴地注意到甚至印度尼西亚代表也不得不在形式上说印度尼西亚的攻击“不是针对当地的人民，而是英国殖民军及其廓尔喀之类的雇佣军”〔第一一四五次会议，第36段〕。他知道得很清楚，沙捞越和沙巴等村庄的无辜人民受到了折磨、劫掠和杀害。他知道得很清楚，马来西亚军队曾为抵抗这些侵略者保卫马来西亚而战斗牺牲。他知道得很清楚，印度尼西亚决心要用它的军事力量来达到政治上和领土上的扩张。安理会的各位理事国代表可能愿意知道，这一军事力量比马来西亚的要大四十倍，让我重复一

遍，大四十倍之多。恰恰正是印度尼西亚的这种傲慢、不负责任的新帝国主义行为才使马来西亚不得不寻求英联邦盟国的援助。

14. 对马来西亚的另一个指责是它的经济是由英国垄断资本所控制的。这种指责当然是毫无根据的，而且是同摆在安理会面前的问题——即印度尼西亚侵略马来西亚的问题——毫不相干的。

15. 但是，请允许我简略地谈一谈这些意见。苏联代表在谈到关于马来西亚的橡胶工业时，（橡胶工业是全国最大的工业），轻松地说什么“百分之六十的橡胶园控制在外国资本、主要是联合王国的资本手中”〔同上，第64段〕。这至少也是个惊人的歪曲。事实上，整个橡胶种植面积的百分之六十是属于小业主的，只有百分之四十属于大产业。全部的小业主都是马来西亚人，其余为大产业拥有的种植面积大部分也是属于马来西亚人的。怎么能够从这些事实中证明马来西亚的橡胶工业是由外国资本控制的，更不用说是由英国资本所控制的了。

16. 有人还说马来西亚的对外贸易是由英国垄断集团控制的，以此作为英国统治马来西亚的一个例子。但是，事实又是怎样的呢？马来西亚对联合王国的贸易只占它整个对外贸易的百分之十二点五，其余则分配在许多同它有贸易往来的国家之间，包括苏联在内。如果能让我这么说的话，苏联倒是进口马来西亚橡胶最多的国家之一。这些事实难道能说明英国对马来西亚的经济统治吗？请允许我再一次指出，自从一九五七年马来西亚独立后的几年来，我们同联合王国的贸易与我国整个对外贸易相对来讲减少了许多，而我们同其他国家的贸易却一直在增加。今天，日本已成为我们的一个主要贸易伙伴，而我们同一些如菲律宾及泰国等邻邦的贸易正在迅速增长，我们与这些邻邦已成立了东南亚协会，以便进行地区性的经济和文化合作。我们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巨大而重要的贸易往来由于印度尼西亚单方面宣布的贸易抵制而不幸中断。因此，英国不但没有进行经济统治，相反英国在我们海外贸易中的重要性却是大大地降低了。实际上，我们所做的当然是把我们同一切国家之间的经济和贸易关系保持在有利的条件之下。我们没有必要采

取无偿征用或其他类似的方式来证明我们的独立。我们蓬勃发展的经济证明我们从这些政策中获得了裨益，因而在独立了许多年之后我们没有陷入增加外债而必须向老的殖民主义主子求援的处境。

17. 我们已经听到印度尼西亚代表介绍了许多有关该国革命的目的和性质。我们都知道，今天我们在革命和动荡的时代，马来西亚本身就是最近二十多年来席卷世界的自由风暴的产物。但是我们非常迫切地期望这股风暴虽然必须具有飓风的威力，却不仅能铲除我们所憎恶的殖民主义的凌辱和种种罪恶，而且也能解放我们人民的创造力并使我们的工农业得到发展。马来西亚的革命不是传奇式的革命，而是一场非常现实的革命，是一场带给我们人民幸福生活的有动力的革命。它修造了新的公路、桥梁、学校和医院，创造了新的工业能源，使我们的经济活跃起来，开垦了我们的土地，改变了我们原来殖民主义体系的贸易方式，复兴了我们的文化艺术。它不是口头上的革命，而是一场苦干和有组织的革命。它是一场满足人们日益高涨的期望，而不是回避人们日益遭到挫折的革命。它不是迷惑人的、传奇式的、耸人听闻的，而是认真的、现实的。我们相信这种现实的途径，因为它带来成效，而最后作数的是成效。我们不想侈谈这场革命，而宁愿体现于行动。但是不能因为我们宁愿见诸行动而不是创造轻易的简写词或夸张的标语，就让人误解我们革命的声势和性质。苏联代表在他九月十日的发言中对正在推动我国前进的这些力量作了错误的判断，甚至荒谬绝伦地颠倒黑白，我深感遗憾。

18. 我们并不认为我们对这场革命以及它的性质和要求有任何特殊的见识，但我们和亚非拉地区各地的兄弟们共同具有革命的愿望、目标和干劲。我们相互了解，因为我们曾经生活在同一阴影下，遭受过各种相同的歧视，并且已经在自由曙光的照耀下一起挣扎出来，并为寻求美好的生活而奋斗，我们并肩走向同一的目标。一九五五年当亚非已独立的国家在万隆集会时，我们还没有独立，但那次会议使我们受到鼓舞，我们深知一旦独立，我们就身处朋友之中，经常会获得它们的建议和帮助。

19.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一九六四年六月

在我国总理和菲律宾总统及印度尼西亚总统之间举行的东京会议上，我们衷心欢迎菲律宾马卡帕加总统成立亚非调解委员会的建议，这是一个充满亚非团结友爱精神富有想象力的建议，曾经多次被提到过。不料在第一一四四次会议上，印度尼西亚代表在他的发言中以一种傲慢的、而且使人深感遗憾的习以为常口气不顾事实真相，硬说当印度尼西亚欣然接受这项建议时，马来西亚却持保留态度并把从婆罗洲地区撤出印度尼西亚正规军和非正规军任意说成是一个先决条件。

20. 让我们分析一下先决条件这一问题。印度尼西亚代表避而不谈从今年年初为召开一次会议，以美国前司法部长提出的一项建议开始的所有的建议中，主要的问题是印度尼西亚坚持要使他趾高气扬加以炫耀的侵入马来西亚婆罗洲的正规军和非正规军继续留在那里。印度尼西亚代表也回避不谈在东京会议之前，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三国曾同意发表一项联合公报，宣布该会议对于马来西亚婆罗洲存在印度尼西亚正规军和非正规军这一具体问题的条件如下：“印度尼西亚接受从沙巴和沙撈越撤出其兵力，包括正规军和非正规军的原则。”

21. 基于这一最明确的条件，我们参加了东京会议。印度尼西亚政府最高一级的领导对此作出过保证，由于印度尼西亚政府一贯说话不算数，我们曾特别坚持要求取得它的书面保证。我不准备详细地谈那次会议的情况，但是那次会议在这一具体问题上失败了。会议开始后不久，苏加诺总统就宣称，如果马来西亚坚决要求这一撤出，那么他的回答就是“不答应，一千个不答应”。他发表了这项声明后，就离开了会场。

22. 那么，关于先决条件的种种议论究竟是什么回事呢？我用来说服你们的话正是现任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先生这样一位重要人物在这个讲坛上用过的那些词句，我认为那才是正确的原则。要求比之更低的条件就是在不平等的地位上进行磋商，无异是把枪口对准了我们的脑袋。如果象印度尼西亚那样坚持让这些部队留在我们的领土上，那才确实是规定了一项先决条件。

23. 但是，前几天印度尼西亚代表却说什么，如果把部队撤走了，还有什么可以磋商的呢？还需要什么调解委员会？这正说明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马来西亚境内的这些部队。我们同印度尼西亚之间不存在任何其他问题，不论是边界问题还是其他方面。我们不想粉碎印度尼西亚，也不想威胁它，我们没有包围它，也绝不鄙视它的革命，我们只希望它幸福。我们希望它的人民繁荣、团结。我们真正希望一九六五年元旦的曙光会从萨榜到马劳克照耀整个印度尼西亚。我们确实希望它幸福。

24. 但是，印度尼西亚代表坚持说马来西亚威胁了它的国家和革命。我们感到奇怪的是我们居然能够威胁历史如此悠久、自称有着如此光荣传统的印度尼西亚革命。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印度尼西亚在它宣告独立的二十年后，纵然拥有许多朋友，其中包括它原来的殖民主义主子，却会感到如此不安全。

25. 你可以漠视我们对印度尼西亚的友谊和手足之情的种种声明，你可以抹煞我们热情而一再重申的保证，即我们以往没有，将来也不会颠覆印度尼西亚的革命；我们从未被利用过，也不允许被人利用颠覆印度尼西亚的革命。你也可以不顾这样的事实，即印度尼西亚提不出什么直接或可靠的证据，证明它的关于马来西亚已卷入了印度尼西亚的夺权斗争的说法。不管现实如何，让我们接受印度尼西亚恐惧的现实。不论何时、何地、何种方式，马来西亚都准备同印度尼西亚进行会谈，一起研究这种恐惧，探讨它的根源和解决的办法。让我们从“穆沙瓦拉”的精神出发，从亚非团结的精神出发进行会谈，让我们以和平的方式解决这些分歧。

26. 印度尼西亚代表大谈特谈越过边界进攻马来西亚的部队中有他所谓的马来西亚志愿游击队。这些所谓志愿游击队究竟是些什么人呢？他们是一些在人民心目中早已失去信任的组织的成员，因为他们已被揭露是效忠于外国的。他们是过去一年半以来在全马来西亚的历次选举中为人民所全然唾弃的一些遭到挫败的政客，而现在他们又把自己出卖给外国，企图通过暴力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仅仅是些企图用武力夺取政权的反民族主义分子。

27. 让我毫不含糊地说清楚,刚刚赢得自由的马来西亚决不允许卖国贼存身我们人民之中。让我说得同样地清楚,凡是选择暴力来达到政治目标的人必然会遭到暴力的对付。合法的道路是永远敞开着。这里我要补充一下,苏联代表在第一一四五次会议上引述伦敦观察家报的评论是徒然的,他无须这样不择手段地进行歪曲。他只要看看马来西亚议会的活动情况,从最近新选出的一百五十九名议员中,有五名,竟有五名就是以所谓反马来西亚的纲领而当选的。他们出席我们的议会。他们有权自由发表意见,因为马来西亚完全是一个以人民的意志来决定一切的自由民主国家。

28. 正是为了确保人民的意志得以实现,人民自由选出来的政府的一切力量将坚持不懈地被用来对付反民族主义的代理人,对付大国所雇佣的卖国贼,对付那些试图以武力来威吓人民的恐怖分子和破坏分子。印度尼西亚代表切勿以使用这些声名狼藉的分子而感到骄傲吧!

29. 印度尼西亚代表想把我们今天的指控描绘成为一连串耳光中的一记耳光,——这无疑是一种生动的笔法,可惜未能恰如其分地反映出人民生命财产的无谓损失和安定生活的破坏。不错,还有其他许多记耳光,但不是来自马来西亚,而都是来自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对此已公开承认,甚至引以为荣。除了以前我们给秘书长关于印度尼西亚入侵马来西亚的信件以外,在我们一九六四年八月十一日和十七日的信中,我们已将这些事件告知了安理会各理事国代表。我们未曾要求将我们的信件作为正式文件散发,因为我们曾抱有希望,认为可以无须求助于安理会,事实却证明这是幻想。但我们目前指控的主因是清楚明确地控告印度尼西亚毫无理由地、明目张胆地侵略了马来西亚。关于这一点我已经提供了最详细和具体的证明。对于这一控告,印度尼西亚代表作出的回答是,大谈特谈印度尼西亚的革命,以此来款待我们;并公然无耻地宣称在马来西亚境内有印度尼西亚的军队,包括正规军和非正规军,并声称印度尼西亚打算让这些军队留驻在那里直到它的要求得到满足。九月九日下午又发生了一起空降事件,使这一极为危险的局势变得更为紧迫。我补充说一句,我们及时得知了这起事件。

30. 我认为,这是一起极为严重的事件,它不仅关系到马来西亚而且涉及联合国的每一会员国,甚至联合国本身的前途。这并不是说着玩的。到目前为止,这个组织曾否听到过联合国哪个会员国竟敢悍然宣称它在另一个会员国的领土上驻有军队而且将使它们留驻下去?迄今联合国曾否听到有哪个会员国毫不含糊地宣告它的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就是消灭一个和平的邻邦、一个联合国的会员国?消灭马来西亚这一印度尼西亚公开宣称的目标与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的和平共处决议的条文和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对于这一点,难道还有什么怀疑吗?这里我指的是联合国第一二三六(十二)号决议及第一三〇一(十三)号决议。附带说一下,为通过这两项决议的议程项目是由安全理事会两位现任理事国代表分别提出的,即苏联代表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这样一个目标违反了当时在亚非独立国家鼓舞下而达成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万隆宣言,它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条文和精神,确切地说,即第二条第四款,条文规定:“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这点难道还有什么怀疑吗?难道本安理会会同意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可以用武力来达到反对另一个会员国,反对其由民主方式选举出来的政府的目的吗?究竟哪一项占优势,是联合国宪章呢?还是丛林中野蛮残忍的法律?是否有决心维护宪章并敦促印度尼西亚履行其联合国会员国的义务,就在于安理会各理事国代表了。

31. **西洛斯先生(巴西)**:巴西代表团已经仔细研究了有关双方就目前正在审议的马来西亚指控印度尼西亚政府而提出的各种辩论,并准备对这些辩解所根据的法律、政治问题作深入探讨。

32. 马来西亚政府提出的指控明确地涉及一起具体的事件,即印度尼西亚使用武力侵犯了马来西亚:一九六四年九月二日晚一队三十名全副武装的游击队空降在马来西亚领土上。根据马来西亚代表团向安理会提供的证据,这些游击队携带着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现用的武器。所有的证据表明,这次侵犯不可能是个别人的活动,而是在印度尼西亚军事当局支持下事先策划的活动的结果。而且,印度尼西亚代表承认在

马来亚半岛所发生的事件，同在马来西亚其他地方所发生的行动比较起来是小规模的。在那些地方当地的叛乱分子，其中有些曾在印度尼西亚受过训练，和印度尼西亚“志愿军”一起进行反对马来西亚政府的战斗。

33. 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非常清楚，安全理事会如果准备按照宪章的规定履行职责，就决不能宽恕使用武力的作法，而必须采取迅速行动——可以通过该地区的联合国人员——来制止战斗，并尽力避免再度发生类似事件。此外，安理会更应提醒印度尼西亚，它对马来西亚的侵略政策不但危及和平，而且动摇了使它自己获得独立的那些原则，甚至动摇了联合国这个机构本身，这个机构对于它的独立毫无疑问地作出了贡献。

34. 安全理事会采取行动的范围应该限于马来西亚所提出的具体指控。但研究一下构成这一问题的基本争端也是恰当的。印度尼西亚承认马来西亚是一个主权国家即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主题。联合国宪章或国际法并不强迫任何国家在政治上承认另一国家，但是联合国所代表的国际社会是承认马来西亚的，不但承认它是一个主权国，而且承认它是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印度尼西亚政府既然支持各国人民之间和平共处的原则，就理应遵守联合国的宪章，尊重所有会员国，并同它们和平共处。印度尼西亚是个新兴国家，它为了自己的独立曾经勇敢地进行过战斗，它在政治上和道义上支持在世界范围内应用民族自决的原则，印度尼西亚不能否认马来西亚这样一个兄弟国家有行使这一原则的权利，也不能否认它有权根据自己人民的意愿组织政权机构。

35. 在世界某一地区，随着殖民主义浪潮的低落以及一些主权国家的建立，往往会产生一些政治上、领土上的问题。这类问题有时会毒化新独立的邻邦之间的关系。因而给这些国家，在它们享受新获得的自由的同时，在加速经济发展及提高生活水平的任务方面添加了额外的负担。对任何国家来说，这些都是首要任务。而对于一些新兴的国家来说，更是首要任务了。因此，它们应该迅速地和平地解决它们的外部问题，并且共同努力互相帮助，以减少在完成它们的国家目标的道路上的障碍。

36. 据上所述的一些考虑，巴西代表团对于印度尼西亚，作为联合国宪章原则保护下成长起来的一个国家，却违背了它的特殊义务，感到十分关切。如果印度尼西亚同马来西亚之间存在问题，不应该诉诸武力来解决争端。相反，它们神圣的职责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用和平协商的方法解决两国之间的分歧。

37. 迪安爵士(联合王国)：九月九日我作简短的发言时，曾经允对印度尼西亚代表的发言给予适当研究，并对与我们目前讨论的问题可能看来有关的一些指责以后给予答复。请允许我提醒安理会各位代表，我们讨论的问题就是马来西亚的指控：印度尼西亚九月二日在马来西亚领土拉比斯附近，用一架空军飞机空降正规军，蓄意进行的侵略行为。

38. 从印度尼西亚九月九日及十日声明的大意，我领会他们并不否认这种攻击，而是声称由于英国和马来西亚对印度尼西亚的挑衅及印度尼西亚的革命学说，这种进攻完全是正当的。

39. 因此，我的首要任务就是解决指责我国进行挑衅的问题，有关马来西亚的问题已由该国代表自己处理了。

40. 我已经向安理会保证，我们未曾为印度尼西亚叛乱分子提供英制武器。我曾经指出，假定事实是这类武器直到最近是印度尼西亚军队的标准装备，印度尼西亚政府不能由于这些叛乱分子使用了这类武器而归罪于我国，因为这些人往往是由印度尼西亚军队补给的。

41. 今天我国政府授权给我绝对否认关于我国曾经企图颠覆印度尼西亚政府的控告。

42. 印度尼西亚代表还曾提交安理会一份声称英国侵犯印度尼西亚领土，主要是侵犯领空的情况证明。安理会理事国代表会注意到，这份情况证明中提到的日期是在他的国家对属于马来西亚的一些领土开始武装攻击之后。对于为了抵抗世所公认的印度尼西亚的侵略而维护自己的人，代表们无论如何是倾向于给予谅解的。

43. 虽然如此，我可以向安理会保证，英国政

府一直非常注意地竭力做到，不论发生何种挑衅行为，英国指挥的部队不曾侵犯国际公认的印度尼西亚水域和领海，不论是陆、海、空哪一方面。

44. 但是，有时在边界未划分清楚的地区，甚至在某些划分得相当清楚的地区，也可能发生小的或主要是技术性质的越境。这种情况是普遍公认的。

45. 如果印度尼西亚代表对他在本安理会声称的入侵，在它们发生的当时就提出指控，我国政府或许早就可能详细地进行驳斥。但是除了一次可能是例外，其余的没有一次当时被提出过。这样经过一段时间再把它们翻出来提交本安理会，使我们根本无法加以证实。

46. 即使事实如此，有关印度尼西亚所提出的指控，我仍能说明以下几点。

47. 九月九日由印度尼西亚代表团散发的苏查尔沃先生的讲话中某些指控明确地提到了皇家空军达科他式飞机的问题。皇家空军在东南亚根本没有达科他式飞机。

48. 另一些指责提到婆罗洲的伞兵活动。安全部队在婆罗洲没有进行过什么伞兵活动。

49. 还提到空中机枪射击。在婆罗洲领土上安全部队没有架设过空中射击的机枪。

50. 最后，印度尼西亚声称它曾经至少击落过一架英国直升飞机，并缴获了它的尾螺旋桨。但是我们在婆罗洲并未曾由于敌对行动而损失任何直升飞机，我们所有的直升飞机尾部都完整无损，我只能假定某个第三方面丢失了一个直升飞机的尾螺旋桨，现在他知道到哪里去找到它了。

51. 关于这类指控，我还想概括地提到一点，我国政府同印度尼西亚有正式的外交关系，我们在各自的首都驻有大使。对于印度尼西亚代表在本安理会提出的关于侵略的指控，正常的解决办法应该是通过外交途径提出抗议并要求赔偿。

52. 这个途径对于印度尼西亚政府一直是敞开的，但除了我现在要引述的仅有的一次以外，印度尼西亚政府从未利用过。一九六三年五月三十日印度尼

西亚空军部长递交给驻雅加达英国空军武官一份照会，指控两架英国直升飞机在沙撈越-加里曼丹边界的印度尼西亚境内一公里半的地方降落。虽然这份照会抄送给印度尼西亚外交部以便“采取必要的行动”，但是我们没有收到任何抗议。

53. 然而，在六月七日由于空军顾问不在，驻雅加达英国军事顾问被授权进行答复，声明英国飞行员认为他们并未侵犯边界。但由于从空中不易辨认边界，因此“如果事实上曾有较小的、无意的越界行为，我被授权表示遗憾”。

54. 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在同一边界的隆巴旺附近又发生过一次偶然越境的事件。英国驻雅加达大使于七月二十八日即事件发生两天以后，在尚未收到印度尼西亚的任何指控以前，递交了一份照会，表示道歉。

55. 我所说的这些可以证明我国政府对于这类事件所采取的和解及正确的态度。对于针对我国的一些具体指责我就谈这一些。

56. 现在我想简单地评论一下印度尼西亚代表的另一个论点，那就是他的国家的革命的行为准则允许他把对一个邻国的武装侵犯描绘为决非侵略。他说什么“没有任何教科书能使你理解，更不用说评判”这样的革命的行为准则。他竟把现存的国际法作为殖民主义者的产物而抛弃在一边。

57. 可是，主席先生，印度尼西亚的代表，对不起，是错误的。可能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确是没有任何教科书能够帮助我们评判印度尼西亚的行动。但是就有一种比任何教科书都具有更大效力的东西。印度尼西亚代表可能将它忽略了，但我们却没有忽略它。

58. 那就是联合国的宪章，它要求我们彼此容忍，要求我们以睦邻为上，和平共处。印度尼西亚以一个独立国家的身分，自觉自愿地在这个宪章上签了字，并且自觉自愿地同意遵守这个宪章。

59. 印度尼西亚政府对于宪章中所规定的义务，特别是第2条中所规定的义务，是不能不承认的，更不用说在根据宪章精神设立的这样一个机构面前为一起事件进行辩解了。

60. 印度尼西亚政府自愿接受宪章规定的义务与印度尼西亚代表在这里为他的国家在对待马来西亚的政策而进行辩论时所提出的主要论证是有显著的矛盾的。

61. 主席先生,感谢你给了我一定的方便,使我能够从印度尼西亚代表的发言中领悟他迂回曲折的思路,我也十分清楚他所说的大部分的话和我到目前为止的大部分答辩同马来西亚提到安理会的问题关系不大。但是你既然已经给了我这些方便,如果你能允许的话,我还想再利用一点方便。

62. 我意识到在印度尼西亚代表迄今在安理会所发表的诡辩式的议论后面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我国同马来西亚的关系构成了对印度尼西亚的挑衅。

63. 如果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妨碍了他的国家企图统治它的邻邦,即我们的朋友和盟国,那我不得不接受他的责难。

64. 但是,如果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威胁了他的国家的主权和独立,或者是威胁了印度尼西亚政府推行的制度,我要赶快向他再次提出保证。

65. 我在九月九日的简单发言中曾说过,我国政府对印度尼西亚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敌对情绪,而且只要他们停止他们公开承认的对马来西亚的对抗政策,这个政策实际上是经常性的武装袭击,那我们是最高兴不过同他们恢复最友好的关系的。

66. 今天我愿以最严肃的态度在这里重复这个保证,免得安理会理事国代表还会有什么疑问,或者印度尼西亚政府还会有什么疑问。

67. 我想请印度尼西亚代表回忆一下在沙巴和沙撈越实际上还是英国殖民地时我们两国之间存在的和睦关系——在那些日子里,在这块领土上没有必要驻扎英国的一兵一卒。只有当我国明显地准备结束对沙巴和沙撈越的殖民统治时,印度尼西亚的态度才有所改变。

68. 现在我将撇开这场辩论中的次要问题而回到我们议程的主题上来。我在九月九日的发言中表明了我国政府对于马来西亚提出的指控的看法,我们认

为这一指控是得到了证实的,马来西亚的领土完整被在拉比斯附近空降的部队粗暴地破坏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印度尼西亚在马来西亚的许多地方进行了多次已经被承认了的渗透和颠覆活动。当然安理会按照它的职责范围,将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处理这一侵略行为。安理会当然也将展望未来并寻求结束这两个邻邦之间紧张关系的办法。

69. 印度尼西亚代表谈到了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之间的对抗和争论,但是也强调了两国人民之间的亲切关系,以及所有东南亚人民的共同利益。安理会一定会注意到马来西亚代表在九月十日发表的明智温和的讲话。这里我引证伊斯梅尔先生的话:

“现在我代表马来西亚政府和人民在这里庄严地保证:我们对于印度尼西亚人民只有善意而无其他;我们愿意同印度尼西亚和平相处;我们不需要它的一寸领土;最后,我们从未允许,以后也不会允许把我们的国家变成任何国家粉碎和颠覆另一个国家的跳板。”〔第一一四五次会议,第98段。〕

70. 菲律宾代表就这一共同的主题发表了类似的讲话。

71. 我国,就我们自己来讲,只希望保持并鼓励同这一地区所有国家的友好关系。所以安理会可以决心把将来的希望建筑在睦邻的原则上。但是必须明确,真正的睦邻关系只能建筑在所有有关国家绝对互相尊重各自的领土完整上。这样的话,安理会现在又该做些什么呢?

72. 当然,安理会必须处理马来西亚提交给它的关于侵略的指控,这是一个小国家由于受到比它强大的邻国的侵略,希望得到宪章保证给予的庇护而提出的指控,这是我们明显的责任。安理会还必须为将来设想。

73. 在现阶段,我没有具体建议可以提交给我的同事们。我只想指出我国政府认为重要的一些原则。

74. 首先,我们认为对于过去发生的事情安理

会应以明确无误的措辞表示反对印度尼西亚政府业已承认的它对马来西亚政府和人民所采取的行动。依我们看来，与宪章所制定的自己的权力范围相一致，安理会不能以任何方式表现宽恕上述行为。

75. 第二，依我们看来，安理会应该表明它期望印度尼西亚今后认真地尊重马来西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一般地说来，或者作为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来说，马来西亚根据宪章第4段第2条的规定有权得到安理会的保护，因此在它将来受到侵略时，安理会应毫不迟疑地给予保护。

76. 关于马来西亚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和解问题，马来西亚代表在第一一四五次会议上讲得再清楚不过了。如果我能用一句话来概括他所说的话，那就是：务必尽一切可能进行和解，但不能在枪口的威胁下进行谈判。我们必须当心，在安理会可能作出的任何决定中，绝不能给人以一种印象，认为我们可以容忍把使用武力来作为谈判的合法工具。

77. 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帮助终止这场针对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马来西亚的不宣而战的战争。这样便为恢复谈判铺平了道路，使马来西亚同印度尼西亚能够作为友好的邻邦而和平共处。

78. **主席**：我请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人刘先生发言。

79. **刘先生**（中国）：我原来以为我不需要再一次来提醒主席先生我是代表中国而发言的，因而应该正确地称呼我。

80. 安理会处理的这一事件的主要事实是没有争议的。众所周知，印度尼西亚从一开始就反对一个扩大了马来西亚联邦。一九六三年一月印度尼西亚的外交部长声明马来西亚的成立具有新殖民主义和新帝国主义的性质，并且是为英国在东南亚的利益服务的，因而必须全力加以抵制，那时候敌视已是明显的了。这种敌视已经成为“对抗”政策而为世所知。我们有趣地注意到关于马来西亚新殖民主义的说法并不是苏班德里约先生的创见，而是一九六一年十二月首先由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提出来的。

81. 在一段时期内，由于菲律宾总统不懈的努

力，印度尼西亚同马来西亚的纠纷似乎能够通过直接谈判得到解决，但是这个却已成为泡影。一年前随着马来西亚正式宣告成立，印度尼西亚的敌对情绪便增加了。从那一天开始，印度尼西亚就开展了一场残酷的消灭马来西亚的运动。游击队同所谓的志愿人员由森林丛生的边界地区涌进了北婆罗洲。最近事态更加恶化。用马来西亚代表的话来说，现在印度尼西亚已“进一步进行了明目张胆的侵略，在马来亚南部边远地区空降了全副武装的三个排的伞兵部队〔第一一四四次会议，第36段〕。我认为这不但是对马来西亚作为一个独立国家领土完整的威胁，而且同样威胁了印度尼西亚所保证遵守的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

82. 印度尼西亚代表没有否认马来西亚所提出的指控。相反，似乎他对于他的国家目前已“拥有足够的力量”，用他自己的话来讲，把战斗引入“敌人自己的领土”而感到自豪。他坦白地承认印度尼西亚游击队和“志愿人员”已经在马来西亚国土上战斗了一个时期了。他毫不迟疑地断言战斗“只能趋向激化，甚至升级”。在联合国的历史上，在这几座大厅里很少有人作过比之更为坦率的招认。

83. 印度尼西亚代表对于他所谓的“革命”大肆宣扬。对他来说，印度尼西亚在马来西亚的军事行动是印度尼西亚革命进程的组成部分。他在九月九日的发言中说：“我们在世界上有我们自己的朋友，也可以说是我们的战友，因为印度尼西亚革命只是本世纪伟大的人类革命的一个部分。”〔同上，第71段。〕

84. 当然，中国共产党从他们的角度对于印度尼西亚也有自己的打算，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他们强烈地谴责马来西亚并坚决支持所谓的“对抗”政策，这也不是没有理由的。

85. 在这方面，让我声明我国政府并不反对印度尼西亚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在亚洲首先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正是中国人民。我国一贯支持殖民地人民的民族独立的权利。在战后的年代里，印度尼西亚人民为了摆脱殖民主义统治而进行的努力得到了我国无保留的支持。为了支持印度尼西亚的自由和独立，我在联合国的前任曾在安理会上奋力进行交涉，这是有案可查的。甚至，当

近二百万居住在印度尼西亚的中国人受到武装的印度尼西亚人的许多迫害时，他也是这样做了的。

86. 我提出了历史上的这段插曲，因为我要表明我国政府对于印度尼西亚不怀任何恶意，我们同情印度尼西亚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努力。但是如果伴随着欧洲殖民主义的消灭，却产生了亚洲的扩张主义，那确是可悲的事态变化。

87. 不论怎样设想也不能把马来西亚称为一个殖民主义国家，更谈不上把它作为殖民主义的工具了。它最近才从殖民地的地位中摆脱出来，现在它是一个主权国家并且是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谁也不能阻止沙撈越和沙巴的人民行使他们的自决权利而参加马来西亚联邦。马来西亚具有热爱和平的传统和民主的政治结构，它的人口只有印度尼西亚人口的十分之一。它不可能威胁比它更强大的邻邦的安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来西亚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当它的安全受到威胁时，不能向英联邦的成员国去求援。把这些喻为替新殖民主义和新帝国主义招魂是颇为可笑的。如果这些真是症结之所在，那么印度尼西亚倒是应该负责的一方。明摆着的事实是，印度尼西亚的领导人企图利用印度尼西亚的民族主义和革命的爆炸性影响进行领土扩张而牺牲一个和平邻邦。如果世界舆论认为印度尼西亚当前的目的就在企图把北婆罗洲的领土从马来西亚联邦中分割出来，那也是无可非议的。

88. 印度尼西亚政府至今不承认秘书长调查的结果是正确的。秘书长在一九六三年九月十四日的结论中曾说：

“……我的结论是，这两个地区大部分的人民……愿意同马来西亚联邦和新加坡一起参加一个

扩大的马来西亚联邦来进行共同的斗争以便实现他们的愿望。”

89. 印度尼西亚代表在九月九日发表声明的过程中，对秘书长的结论提出了反驳。他声称印度尼西亚是不会被法律争议所阻止的。依他说来，印度尼西亚同马来西亚之间的矛盾“不是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他接着又说：“法律争议，尤其是以殖民主义强国所谓的国际法为基础的法律争议，对于解决这场斗争是不适用的”〔同上，第86段〕。

90. 我认为这是一个危险的论证，也是一个站不住脚的论证。事实上，这完全否认了国际法的存在，并且全盘否定了创立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这个论点的后果确实会是非常严重的。

91. 面对印度尼西亚要粉碎马来西亚的威胁，马来西亚政府把问题提交安全理事会是完全正确的，它有权这样做。安全理事会就它自己方面而言，不能容忍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纠纷的办法。争议必须按照宪章的规定通过和平方式来解决。同时，安全理事会有责任宣告它反对武装入侵马来西亚，这类入侵必须制止。当世界上一个重要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岌岌可危的时候，安理会是不能含糊其词的。

92. 主席：没有其他发言人要求在安理会这次会议上发言了。但是已有六人要求在今天下午三时的会议上发言。因此，如果没有异议，现在宣布休会。我们将在下午三时在这里继续开会。

会议决定如上。

下午十二时五十五分散会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 استعلم ع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ا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او في جنيف .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Й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í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